

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
重返查令十字街 84 号
HELENE HANFF

〔美〕海莲·汉芙 著 程应铸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

〔美〕海莲·汉芙 著 程应铸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 / (美) 海莲·汉芙著 ; 程应
铸译. --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9.4

书名原文: 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
ISBN 978-7-5442-8639-8

I. ①重… II. ①海… ②程… III. ①书信集-美国
-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343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8-075

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,
Copyright ©1973 Helene Hanff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重返查令十字街 84 号

[美] 海莲·汉芙 著
程应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许文婷
装帧设计 李 毅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02千
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639-8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 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飞离纽约	/01
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	/11
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	/19
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	/25
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	/32
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	/40
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	/45
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	/51
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	/54
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	/58
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	/62
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	/71
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	/79

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	/85
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	/92
七月一日 星期四	/97
七月二日 星期五	/104
七月三日 星期六	/111
七月四日 星期日	/117
七月五日 星期一	/122
七月六日 星期二	/125
七月七日 星期三	/130
七月八日 星期四	/133
七月九日 星期五	/137
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	/140
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	/142
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	/143
七月十日 星期六	/144
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	/147

七月十二日	星期一	/152
七月十三日	星期二	/158
七月十四日	星期三	/163
七月十五日	星期四	/167
七月十六日	星期五	/171
七月十七日	星期六	/177
七月十八日	星期日	/183
七月十九日	星期一	/187
七月二十日	星期二	/191
七月二十一日	星期三	/194
七月二十二日	星期四	/199
七月二十三日	星期五	/203
七月二十四日	星期六	/205
七月二十五日	星期日	/207
七月二十六日	星期一	/209

飞离纽约

按理，这该是我此生最快乐的一天，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，星期四。上午十点钟，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准时起飞。蓝天无垠，阳光灿烂，用了一生的等待，我终于踏上去伦敦的旅途。

然而，我对独自出国旅行深感恐慌，何况我是做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外科手术刚出医院的人（我平时就害怕一个人去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，我担心迷路），万一有差错，没有人来接机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尤其是那只借来的猛犸象似的旅行箱，我简直对它束手无策，挪都挪不动，更别说随身携带了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盘算去伦敦进行一次朝圣之旅，可到头来总在最后一刻被一些突如其来的急事给搅黄，通常

总是经济上的不力。而这一次有所不同，从一开始，似乎就得到上苍的垂顾。

我写了一本名为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的书，它在纽约付梓几个月之后，一位名叫安德烈·多伊奇的伦敦出版商把它带去英国出版。他写信告诉我，这本书的伦敦版会在六月推出，希望我去那里为这本书的发行助阵。考虑到他欠我一小笔“预付款”，我回信请他把这笔钱替我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。我思忖，如果省吃俭用，够我在伦敦逗留三周。

三月，《读者文摘》买下了我的一篇文章，内容是关于书迷给我的来信的，我有幸用《读者文摘》的支票买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机票和一些价格不菲的衣服。末了，还支付了外科医生的巨额账单。

由于这次手术，好心的捐助从各个地方纷至沓来。我所属的民主党俱乐部没往医院送鲜花，他们送来的是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礼品券。一位刚从伦敦回来的朋友从门下的缝隙塞进一沓英镑，上面贴了标签：“请用于购买戏票。”我的一个兄弟过来看我，给我一百美元“带着去巴黎”，我没有去巴黎的意愿（除了伦敦，我从未想过要去其他哪

个城市！)，但是，这一百美元倒是实实在在的，意味着我在伦敦可以多待一个星期，外加少许像出租车和美容师这样的零星花销，如此，在经济上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
临行前一天晚上，两位朋友为我举行了送别派对。我打点行李劳累了一整天，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，所以提前告辞，躺到床上，直到半夜方才入睡。凌晨三点猛然醒来，腹中一阵绞痛，耳畔一个声音在问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！独自一人跑去三千英里之外的异国。你甚至还未痊愈！”

我跳下床，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，来了杯马提尼，再来两支烟，再回到床上，整个下半夜就在琢磨着发个电报说我不去了。

看门人保罗开车送我去机场。我排队等候检查护照，一只手拿着外套、围巾、杂志以及一件多余的毛衣，而另一只手不得不提着我的深蓝色新套装裤，自从手术之后，这裤子松了一把，老往下滑。

和事情悬而未决相比，排队站着，心里反而踏实多了。机场工作人员终于放行让我登机，我飞快地滑到靠窗的一个座位上，意识到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可以纹丝不动地坐着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果真，不用自己动手，有人给我拿

来三明治和咖啡，又有人为我端来马提尼，末了，又有人来把一切收拾干净。我开始松了口气。

当我彻底放松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，问万一出了问题没人接机，我打算怎么办？为了抑制恐慌，我从肩包里拿出信件，一封封地读起来，那些信简直成了我的救生索！

第一封信来自卡门，她是安德烈·多伊奇手下负责宣传的女孩。

亲爱的海莲：

我已确认了您预订的六月十七日在凯尼尔沃思酒店的房间。它距多伊奇公司不远，所以您不会感到太孤单。您的书将在六月十日出版，很遗憾这个日子您不能赶到，但我们非常高兴您正在康复中。

我们大家都期盼着十八日和您的会面。

由于一时失误，我订了两间客房，一间在凯尼尔沃思酒店，一间在坎伯兰酒店。这是因为听从了一位经常游走江湖的朋友的忠告，以防抵达时有一处没落实好。我将

先去凯尼尔沃思酒店，它更便宜。

第二封信是诺拉·德尔在最后一刻匆匆涂写的。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是一个我和伦敦一家书店——马克斯与科恩书店——二十年来的通信故事，特别是和它的采购主管弗兰克·德尔的通信，他的突然逝世触发了这本书的出版，诺拉是她的遗孀，希拉是他的女儿。

海莲：

星期四晚上十点，希拉和我将会在希思罗机场等您出现。我们俩都非常激动。

祝您旅途愉快。

诺拉

第三封信来自一位英国人，他在看了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之后，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问我最终会在何时来伦敦一游。我去信告诉他，他又回信说：

我是一位退休的出版人，如今在伦敦机场工作，如果有什么我可以效力的，请只管差遣我！我能接

您下飞机，陪您通过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。任何接您的朋友，必须在您出海关后才能见到您；而我，能在您的纤纤秀足踏上英国土地之前，接您走下飞机。

我丝毫想不出他打算用什么法子，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他能把我的纤纤秀足带下飞机。对海关和移民局，我是一无所知！

还有一封书迷的来信，出自一位美国教授的妻子之手，她丈夫来牛津大学任教已有一年，邀请我到牛津大学做客。另一封书迷的来信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人写的，想要带我进行一次徒步旅行。还有一封信来自琼·埃利，她是纽约的一位退休演员。因为这本书的问世，我和她见过面。

亲爱的海莲：

我已经写信向一位伦敦的朋友介绍了您。他是一位老伊顿人，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更熟悉伦敦，以前我从来没这样难为过他，但是我写信告诉他，要他必须带着您这位稀客游览伦敦。他的名字叫帕特·

巴克利，会在凯尼尔沃思酒店和您见面。

我不想对您说：玩得快活！因为您不可能不快活。

琼

又及，坚持写日记。您会碰上太多太多的事，没有日记，您怎么可能事事记得？

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信，还检查了好几回我的护照和疫苗接种证明。我玩味着一张别人给我的英国硬币卡片，我读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一本小册子，此前没有时间阅读它，我翻到“你在旅行中要携带什么”。上面列有二十三种物品，有十四种是我没带的：

三套换洗衣服

两件背心

两副手套

一项或几顶帽子

女式两件套毛衣

女式羊毛披肩

晚礼服

晚装包

晚装鞋

女式紧身褙

我带了三套裤装、两条裙子、几件毛衣和衬衫、一件亮白色的运动上衣和一条连衣裙。连衣裙是丝绸的，时髦而昂贵，附有一件与之相配的外套，用以应付晚间的重要活动。

我拿出伦敦游览地图，专注地看着。我只能按上下左右来识别它，但是我对关键的地方做了标记——圣保罗大教堂、威斯敏斯特教堂、伦敦塔——我在整张地图上标出了要步行游览的线路。关键的地方我得等到行程的尾声，但愿那时我能站得更久一些，不过其间我能够在城内随意走走看看。（我发觉只要我在走动，身体反而好受些。）

我的心彻底平静下来并开始泛起快乐的涟漪，直到机舱通话装置里一个声音发出通知：现在是英国时间晚上九点零五分，五分钟之后，飞机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，现在伦敦正在下雨。

“别慌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只是做个决定，现在如果诺拉和希拉没来，如果那个在机场工作的糊涂虫忘了今天是我抵达的日子，该怎么办？”

我决定，我会在电话簿里查询诺拉和希拉·德尔，然后打电话给她们。如果她们没接电话，我会指望多伊奇的属下卡门。如果她也没接电话，我就走过去找一个机场公职人员，对他说：“打扰一下，先生，我刚从纽约到达，我有一只衣箱，我拿不动，我不知道凯尼尔沃思酒店在哪里，我身体欠佳。”

飞机开始下降，旅客们走来走去，收拾他们的随身行李。我没有手提行李，僵坐着，对自己说如果没人来接，就坐在机场里，直到下一班往纽约的飞机起飞，干脆让它载我回家。就在这一刻，那声音再度在舱内的通话装置里响起：“谨请汉芙小姐，可否向一位机组人员自报一下身份？”

我一跃而起，举起空着的那只手（另一只手始终提着裤子），只是发觉眼前并没有工作人员。其他旅客在排着队下飞机，并好奇地看着我，我涨红了脸，却又如释重负，我用空着的手拿起所有物品，排到队伍尾端。此刻，我知

道有人接我了，我有点儿眩晕，如醉如梦，我从来不曾盼望自己真的能够来到伦敦——我终于来了！

我走近一个女服务员，她正在和下飞机的旅客挥手道别，我告诉她我就是汉芙小姐，她指着坡道的底部说：“那位先生在等您。”

就是他，一个铁塔似的大高个儿，“老顽固毕林普上校”^①，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伸出双臂，等着将我的纤细秀足带上英国的土地。当我走下斜坡去跟他会合的时候，我想：“琼说得太对了，我得写日记。”

^①毕林普上校，英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漫画人物，因固执不化而成为“老顽固”的代名词。

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

午夜

这张床的床头板里，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，英国广播公司刚刚和我道了晚安。这里一到午夜，整个无线电系统都悄然入睡。

成功抵达。

“海莲，亲爱的！”上校瓮声瓮气地说，弯腰吻了一下我的脸颊，没有人会相信，此前，他是连目光都未曾接触过我的陌生人。这是一个巨人般的男子，浑身洋溢着快乐，长着簇状的灰白眉毛和白色鬃须，还挺着一个硕大无朋的肚子，让你未见人先见肚。他迈着大步出去检查我的行李，腰板笔挺，犹如吉普林《老英贾》中的一个老爷。他回来时，后面跟着一个行李搬运工，带着放在手推车上